

他是咸丰朝状元,晚清四朝元老,光绪皇帝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他是创办、保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第一功臣;他是中国师范、医学、政法教育的倡导者,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最后一位“文正”;他的弟子还有辛亥元勋孙毓筠、柏文蔚,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他也曾经被贬低、忽视……



孙家故居

策划

白字状元成一代帝师

受父兄影响深

孙家鼐的曾祖父孙士谦(淮麓公)在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继承父志,承修寿州东津桥而受到当局表彰,士谦胞弟孙蟠(石舟公),士谦长子克任(家鼐的祖父)清当局均赏与官职及颁发“盛世醇良”匾额。家鼐祖父孙克伟(立人公),贡生出身,候选同知。父亲孙崇祖(岫亭公)也是贡生,候选训导,

曾署理池州府教授(当时的教授是主管教育的官职),当时的孙氏家族在社会上都很有影响。特别是家鼐公十二岁时,长兄家泽就中了进士;十五岁时,二哥家铎又中了进士。这在主观上对他是一个促进;在客观上对他日后发展也会有所帮助。家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刻苦努力。

一朝获钦定

也许是因为经过重重考试的紧张,孙家鼐在试卷上,把汉代明儒董仲舒的“舒”字写成了“书”字,当时的阅卷官们粗心大意,竟未发觉,并呈献给了当时的咸丰皇帝。按清朝科举制度规定,殿试阅卷后,选出十份好的答卷叠放一起,呈送皇帝钦定,决定这十人的名次。

光华照日月星辰”这副对联。此联既歌颂了清朝的丰功伟业,又巧妙地把历代皇帝的年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嵌入联中。咸丰帝盾后,赞不绝口地说:“写得妙!”于是,欣然举起朱笔,钦点孙家鼐为新科状元。

殿试后,咸丰皇帝召见前十名进士,命以清朝资盛为内容,各写一副对联。孙家鼐略一思索,即挥笔写了“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氛遍九州,道统继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昭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

事后再看状元卷,才发现孙家鼐写的那个别字。但因孙的状元是皇帝钦定的,况且名次已经揭晓,木已成舟,若另改状元,咸丰皇帝和十大阅卷大臣面子上也难看,何况孙家鼐的文才确也出类拔萃,于是只好顺水推舟将错就错,让“白字状元”孙家鼐安享盛名了,咸丰皇帝也得了个“瞎眼皇帝”的“雅号”。

半生辅佐君

按照清朝皇室的规定,皇子6岁上学。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这一年他虚岁是6岁,足岁只有4岁半。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毓庆宫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的汉师傅有好几个,如翁同龢、夏同善、孙家鼐、孙诒经、张家襄等,另外还有御前大臣,主要教他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陪伴光绪时间最久、也最为他信任的老师只有两个:翁同龢、孙家鼐。在培养光绪皇帝的维新思想上,孙家鼐与翁同龢一样,起到了巨大作用。

总理衙门印2000部,发给大臣学习、研究。

光绪二十年(1894年),郑观应完成了维新巨著《盛世危言》。1896年9月,他委托陈炽转送孙家鼐一部新增订的《盛世危言》、书信及《时事急务条陈》、日本《教育法规类钞》等。孙家鼐也两次在光绪面前高度评价《盛世危言》。光绪深表赞许,命令

光緒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李提摩太到达北京,专门拜访了李鸿章、翁同龢、孙家鼐等人,广泛宣传变法主张。他特意请孙家鼐帮忙,将自己的著作《现代教育》等呈送皇上。

自从咸丰九年三十二岁的孙家鼐中了状元踏上仕途以来,虽然也经历过“寿州血灾”,也因为他在工部任内失察受到了降级留任处分,但总的来看,他还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这既得益于他是光绪帝师,更得益于他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好脾气。他天性恬淡,无论是对家人还是部下,从来都是慢声细语,不笑不开口,即使生气了,也很少疾言厉色。退朝后,除了不得不出席的官场应酬,多数时间,他都是闭门斋居,与权贵们敬而远之,交游不多。



孙家鼐



位于天津的孙家故居



光绪

“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说的是安徽寿县状元孙家鼐的家族。孙家鼐,字燮臣,号蜚生,安徽寿州(今寿县)人,生于道光七年,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父亲治家极严,立志要五个儿子都走读书做官的道路。孙父去世后,守寡抚孤的孙母又是一个明白事理之人,全力培养儿子们进学应举,跻身于官场。她常说:“朝内无人莫做官,家门无官莫经商。”此话后来竟成了孙氏传家的格言了。后来,她的五个儿子中了一个状元、三个进士、一个举人,最终成为朝廷倚重的能吏。其中,状元孙家鼐的传奇人生举世闻名。

张亚琴

教光绪作诗

有一年冬天,窗外大雪纷飞,孙家鼐和光绪两人围坐小火炉一面取暖,一面论诗。当时孙家鼐就要光绪以火炉为题,即兴赋诗一首。很快光绪就写下了一首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唯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孙家鼐读了几遍,连声赞道:“好诗,好诗,意境深远,情景交融。”

有一次孙家鼐为他讲解唐李绅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课后,他要光绪照着这首诗的主题再作一首七绝诗。散学以后,光绪回到养心殿构思去了。

作这样的诗,光绪是有体验的,至于作《悯农》一类的诗,那种在夏天的烈日下去锄禾,他哪里有这种体会呢?整个一中午都未作出来。正当他闷闷不乐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凤尾蓝蝴蝶从眼前飞过。他突然似乎来了灵感,立即冲出门外扑向蓝蝴蝶。一直追到后花园,蝴蝶不见了踪影,可是光绪却在骄阳之下拔起了花丛中的杂草。小太监们被他这种异常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也不敢问只好陪他一起拔草。不一会光绪累得汗流浹背,方才停下来,一副很满意的样子回到殿里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诗。

第二天光绪交了作业,“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荷锄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孙家鼐看到这首用颜体书法书写的七言绝句后说道:“皇上的诗的确不同凡响啊!”

孙家鼐在授课之暇还经常向光绪介绍一些新鲜的知识。有一次,他向光绪介绍了电报机的用途。光绪听了以后很感兴趣,立刻就要看看这种新鲜玩意。当时电报机用的还不多,尤其是在朝廷中根本就没有。当时同文馆里的总教习丁魁良从国外带回一台正在总署展示。孙家鼐亲自考察后就向光绪禀报。光绪就要到总署去看。这时正是翁同龢给光绪讲解《孝经》的课,他极力阻止,结果未去成。光绪就叫把电报机拿来。但翁又以洋人不得随便进官为由又加以阻止(当时操作人员都是外国人)。光绪很不高兴就向孙家鼐发牢骚说:“去又去不得来又来不了,你让朕怎么办?”这时的翁同龢还埋怨孙家鼐不该拿外国人的雕虫小技分散皇上的读书精力。孙家鼐未作答话。光绪说:“这事是我叫孙师傅办的,与孙师傅无关。我一定要看你两人商量商量怎么办才好?”后来还是孙家鼐想出了办法培训了中国的电报员,由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魁良亲自带领进宫,为光绪作了实际操作表演。

朱玉婷 整理